



弘法者應具備些什麼條件？

素平

諸位同學們！今天講「弘法者應具備些什麼條件？」嚴格的講我也沒有資格當佈教師的，因為我們的條件

都不够。依據佛陀對富樓那說佈教師應具足十種德。也可以說是十種條件，所以我說我也沒有當佈教師的資格，並非自謙。佈教師的十德說明如下：

- 一、善知法義德。
- 二、能為宣說德。
- 三、辯才無碍德。
- 四、方便巧說德。
- 五、處眾無畏德。
- 六、隨法行法德。
- 七、具足威儀德。
- 八、勇猛精進德。
- 九、身心無倦德。
- 十、成就威力德。

我們想想，要具備如許德能，才能當佈教師，所以我們只能說是准佈教師，將來進德修慧而為合格的佈教師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，那是佛陀在世時所定的資格，此一時也彼一時也，今非昔比，只好退而求其次了。今天還是談談今日今時的佈教師應該要具備些什麼條件？來和諸位共同研究。

現在我也假定了幾個條件說明如下：

第一、要健全自己

孟子上說：「人之大患，在好為人師」，現在大家都是將來的弘法講師，負了化導社會，利益人群的責任，這個任務可不小，要領導社會，振興佛教，首先就得健全自己。

諸位：我們是佛教徒，要有宗教家的風度，尤其是宣傳佛教的佈教師，處處要為人師表，佛教是一個道德和理智兼備的宗教。我們這個國家

是一個講道德，說仁義的國家。道德佔第一，學問在第二，我們隨便在口頭上就可以找得出的，例如某人的道德學問很好。便說某人「品學兼優」。品就是道德，學就是學問。却没有說「學品兼優」。同時孔子也說：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問」。他所說的行，也可以說是佛教裡修行。就是要叫我們健全自己的道德行為。

社會上非宗教徒尚且講這些，何況我們是宗教徒呢？更何況我們是佛教徒，加之我們還是教化人的佈教師呢？所以我們第一要健全自己，特別重要，這與復興佛教前途，有莫大的關係。佈教師如果第一條做不到，其他什麼也不必談。孔子也說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第二、要充實學問

第二就是要充實自己的學問，佛陀要我們「佛法無量誓願學」所以我們除去佛學而外，什麼社會常識，歷史地理，都要懂得一點，古人說：「一物不知，儒者之恥」尤其我們是弘法講師，假使不懂得普通常識，說錯了話那才是笑話呢，講到這裡，我說一個不懂常識的笑話故事給你們聽。

這個笑話是過去有個軍閥，不懂三民主義，因為民國以來，國父的三民主義，差不多人人都懂，這位軍閥他也想看看。有一天拿了三塊錢，叫當差的去買三民主義。「勤務兵，這裡有三塊錢，你去買三民主義。」是「當差的跑了半天，沒有買到，回來報告大帥，沒有買到，「為什麼？」因為只有三塊錢，三民主義要五塊錢，三塊錢不肯賣」。「咳！你這無用的東西，一點聰明都沒有，三民主義要五塊錢，你三塊買不到三民主義，可以買三民主義回來看看，為什麼這樣笨呢？」這位老先生把三民主義，當作三樣東西，所以他

還自作聰明，罵勤務兵不聰明，為什麼不買三民主義回來。

在佛教裡也有這類笑話，過去有位出家人，和我一樣的沒有學過經教，有一天去人家做佛事，有一位居士問他說：「老師父：你們念的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怎樣解？」他答得很妙，他說：「南無者就是南方沒有也」，因為南方沒有阿彌陀佛，所以阿彌陀佛在西方」又問：「你們佛教常說四生六道是什麼意思？」他答得更妙：「那是說的四個和尚六個道士」真是笑掉人的大牙。我勸諸位要廣學多聞，不是學了一經一論便罷，要學一切的經論，不但學了經典就好，還要研究諸子百家和西洋哲學科學，以及種種學問，甚至書算圖畫，雕刻，音樂，都可以學，運用來做我們的弘法工具，但是，這要有長期修養，終身的學習。

第三、不要偏解佛理

佛法是多方面的，空有性相，各有不同，太虛大師融會八宗，他對八宗是一樣看法，所以我們不能偏執一經一論為是，既不能執理廢事，又不能執事廢理，這都是偏見謬解，所以古德教人，寧可破戒，不可破見，破戒是個人的事，破見是引入下火坑，罪過就大了。

我們對這一門的道理，沒有深刻的了解，就不能武斷的下評語，同時不能以為我的對，他的非，佛法如糖蜜，中邊皆甜。

「兩個武士打架」

現在再引一個故事證明偏執一邊的不對，過去有兩軍人，一個騎着馬由東邊向西來，一個騎着馬由西面往東走，交通路口中間鑄了一位將軍銅像，全副武裝，手中拿着他平時所用的武器——盾，一邊是銅的，另一邊是鐵的，一物兩面，

銅鐵各異，因此這兩位軍人騎馬走到這裡，雙方都停住馬看這位新鑄的紀念像。東邊一位說：「這像什麼都好，就是手上拿的盾是鐵質的，不大好看」。西邊的一位他明明看見是亮光光的銅，為什麼這人胡說八道亂說是鐵的，因此他不服氣，因為過去軍人都是老粗的，他對東邊的軍人講：「你的眼睛是不是出了毛病，明明是銅的你為什麼要說是鐵的？難道你連銅鐵都分不清，在這裡胡說八道的亂批評」。對方明明看的是鐵質的，這傢伙自己不識貨，無故罵人，豈有此理，因此反唇相譏，各執一面，互不認錯，最後拿出軍人本色來，演全武行，等到他們從馬上打落倒在地上，東邊人跌到銅像西邊來，西邊人也倒到銅像東邊來，雙方抬頭一看，這時才知道是一物兩面，銅鐵各異，當時誰也沒有說錯，因為只看了一眼，沒有看到另一面，所以各執其是，各非其非，如果當時雙方兩邊先看一下，也不會大打出手，給圍觀的人恥笑了。我們現在也是的，不能以一己為是。一定要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。一切不可知之為是，不知為非，那和這兩位武士差不多了。

第四、要廣結人緣

佛經說「未成佛道，先結人緣」，我們當弘法講師的人，如果弘法沒有人來聽講，那才大煞風景呢？弘法也要有法緣，法緣是從今生或前生多結人緣而來的，有的人道德學問很好，可是講經說法的法緣並不好，有的人學問並不好，可是他講起來很滿座，法緣非常好。

淨土宗大德印光大師，他老人家的道德人格：誰也不敢否認的，可是說起法來，聽的人並不踴躍，俛虛老法師在「影塵回憶錄」內也說到印光大師在上海講開示，最初很多人，可是一場未終人去一半，聽眾並不聽，也不是法師不會講和道德學問不夠，實在是各有特殊事故而離開會場，後來老法師知道他講演的法緣不行，便很少開大座講經，只有與信徒們通信說法。印光大師文鈔便多數是信件。這可以說說法緣而多

文字緣。

「二十年後有人聽」

現在我再說一個關於法緣的故事，據說有十位善說法要的青年法師，辯才無碍，可惜他說法並不因他會講而增加聽眾。法緣不好。他盡盡方使聽眾能夠聽懂，結果還是引不起聽眾興趣，使他很傷腦筋，有一天去問一位法緣殊勝德高望重的老法師，老法師對他說：「這因為你前生未結人緣，所以今生當了法師沒有法緣，現在有兩個方法，一方面發歡喜心向人結緣，二方面向畜生結緣，你盡量的買畜生放生，二十年後，我保證你的法緣大興」。這位法師就依老法師的話，每天有錢，就去買魚鳥放生，並為牠們說三皈依，果然如此，二十年後，法緣大興，聞法皈依都是一班青年男女，這些青年都是廿年前他所放生的東西，因為那時就為他們受三皈依了緣，這些魚鳥死後投生為人，都來聞法皈依，這就是他二十年後法緣殊勝的因緣。

第五、要研究姿態威儀

弘法講演，要研究各種姿態，圓瑛老法師說：「講演，要有講有演」講是嘴講，演是表演，聲音笑貌，手勢動作都能代表語言，而加強力量，發生效果，所謂喜怒哀樂全從形態上表達出來，世界著名的講演家，都要研究這些的。

我在上海楞嚴專宗學院讀書時，有一位同學上台講演，身子也不動一下，手也不知如何放，眼睛也不敢睜開來看人，並且反而把雙眼閉緊，那一付尊容使人看起來很不自然。不論他講得如何？一看那個樣子就夠了。講演最要緊的是兩隻眼睛傳神，一定要看住聽眾講的。你不看人，人家也不看你，其他還有聲音的高底，姿態的表情都有關係，尤其我們出家人講演，在表情之中還要不失莊嚴，比在家居士又要有點分別。

第六、練習辯才，假設問難

弘法的人，不但要口才流利，而且還要辯才

無碍。玄奘法師到印度求法，經常與外道開辯論會，就是自己門裡也是經常辯論的。西藏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，考「格西」一定要經過大會辯論，然後才能取得格西的資格。格西等同博士學位一樣，尤其現在異道邪教，魔說風起，他說拜祖宗佛菩薩都是偶像，信佛教是迷信，我們不但要有充實理由來答覆他，而且更要進一層難倒對方。過去我們有時只有學了一點招架之功，而無還兵之力，現在不行，一定要以攻為守，我們不但答覆他的疑問，而且研究他的弱點，加以進攻，一定要殺得他棄甲曳兵而走，使他知難而退自討沒趣，不敢再嘵嘵不休的來與我們搗蛋。

舉例來說：偶像問題，應該與他研究透徹，問他偶像是什麼？偶像有幾種？什麼人不拜偶像的？一定要對方先答覆，他答不出來，你先笑他，後告訴他理由，這樣子使他既慚且愧，笑人拜偶像的人，給人問得無言回答。

又如迷信問題也是，我們過去有一種通病，答話不夠幽默，只有答而不問，比方學科學，他以為科學萬能，除科學以外他什麼也看不起，對宗教更是認為迷信，不合科學的，過去有一位學科學的與我談話，基督徒迷信上帝是萬能，而學科學的又以為科學是萬能，開口科學萬能，閉口科學萬能。

我問他：「你說科學萬能，我問你，科學家生病嗎？」「有時當然也會生病的。」我再問「科學家會死嗎？」「當然會死啦」，我再問「他知道不知道什麼時候死呢？」「不知道」。他死後到什麼地方去知道嗎？」「那怎麼會知道？」「你剛才不是說科學萬能的嗎？為什麼現在我所問的問題它都不能呢？」問得他無言可答。迷信者就是不知而信，不是而信，那就是迷信。你能說信科學就沒有迷信嗎？我問你：當牛頓所發現的萬有引力，轟動一時，很多人信仰他，後來愛因斯坦發明相對論把牛頓的萬有引力推翻，當初信仰牛頓以為是的人這時豈不都是迷信嗎？後來一班人又都崇拜愛因斯坦，相信愛因斯坦是科學權威誰敢不信，信愛因斯坦的不是迷

信呢？當然不是，一百二十個不是，可是現在我國青年科學家，李政道和楊振寧、吳健雄、三人所發明科學理論推翻了愛因斯坦的「一對等性定律」，過去以為是，現在又不是了，是的不迷信，不是者那又成爲迷信了，你說對不對？這位科學萬能的先生給我問得他啞口無言。

第七、怎樣對付外道

這是一件重要的學問，有些異教徒無理取鬧，有的外道專門找佛教的錯處，或者以奇怪苦行爲道德——我們都要有辦法對付他。

在我國歷史上不知發生過多少道教的道士、和出家人辯論鬪法的事件，鬪法要有神通威力，辯論就要有無碍辯才，現在舉幾個例子：

「崇慧與史華」

在唐朝代宗皇帝時有道士名史華，以道術邪法得寵，因請皇上立梯，與沙門角法，以顯他邪法欺侮僧人，當時有沙門崇慧，表請挫之，皇帝率百僚親臨觀看雙方角法，道士史華、履刀而上、招慧登之、崇慧隨之而上，往復無傷，法師命以新烈火聚於庭前，崇慧先入呼道士入火，史華慚汗、不敢正視，皇帝大悅，賜崇慧號爲護國三藏，如果當時沒有和尚與他去履刀入火、道士又要想毀滅佛教了。

「志禪和尚與南岳道士」

五代唐莊宗的時候，有衡山道士，名道正，表請馬王，與志禪和尚論議，王請師至，師向馬王借劍一把，握着寶劍向道士道：「爾本教云：恍恍惚惚，其中有物，是什麼物？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精，是什麼精？」道得即不斬，道不得即斬！道士拜求悔過，師釋劍問王曰：識此人否？曰識。師曰：誰？曰：「道正」。師曰：不是，其道若正，當對得臣僧，只是無主孤魂耳。」從此南岳道士再不敢找和尚鬪法。

「慧忠對太白仙人」

再說一個唐代宗時慧忠國師的辯才，有一天

道士太白山人，因代宗皇上介紹與慧忠國師相見，帝曰：此人頗有見解，請師驗之。師曰：汝盍何能？山人曰：黍藏山識地識字識算。師曰：山人所居之山，是雄山雌山？山人茫然不能對。又問識地否？曰識。師指殿上之地曰：「此是何地？曰容弟子算方知。再問識字否？曰識。師在地上書一字問什麼字？曰：一字，曰：土上加一。王字。又問能算麼？曰能，師曰三七多少？山人曰：國師玩弟子，三七豈非二十一！師曰却是山人玩貧僧，三七是十何謂廿一。更有何能？曰弟子縱有，亦不敢向國師開口。師曰縱有亦具未是，師謂帝曰：問山不識山，問地不識地，問字不識字，問算不計算，陛下何處得此懵漢來？」帝謂山人，朕有國位，不是爲寶，禪師乃國寶也。

「倭虛法師談大老師」

倭虛老法師有一次在陞縣講經，地方外道很多，房東先生就是老道的信徒，有一天那位房東與老法師談話時說法師會講經，口才也不錯，可惜沒有道。

「想必你這村上的大老師很有道？」

「我們這位大老師的道可好啦！」

「他有什麼道你說給我聽聽。」

「喝！」他說人家能夠七天不吃飯，人家能不穿鞋子在雪地上走，夏天能穿皮襖也不覺得熱

「法師你說人家的道不小吧？」

「不過這是習慣，不能算道，如果這樣算道，那比他道大的還多得很。」

「啊！還有比他道大的嗎？請你說！」

「你看夏天的蟬，他只喝風飲露，不是整天的很高聲的在那裡唱歌嗎？你的大老師不吃飯能

比上知了嗎？再說夏天穿皮襖那也不算什麼道，你看那些狗子，不是一年三百六十天，總是穿皮

襖嗎？還有發瘧疾的人，六月天穿上皮襖還凍得

大抖呢？那也算道嗎？要說冬天也赤足能在雪

上走，那也不是稀奇，你看那些鴨子，上凍的天

，還往河裡洗澡，並且還樂得呱呱叫呢？還有一

些雀子，生下來就光着腳，牠停在電線上都不過

電，你那位大老師能成嗎？我看比你的大老師的道大得多了吧？」

後來他又說大老師能吃野菜不生病。

「你的大老師吃毒藥死不死？」他說「吃毒

藥那能不死嗎？」「你老師沒有道，你看那些吸

大烟的人，等大烟癮上來後沒烟吃，把鴉片烟吞

一塊下去也不死，這也算有道嗎？如果算的話，

他比你大老師的大的多呢！」諸如此類辯才，我

們弘法的人，都要練習。

最後限於時間不能多說了，還有觀機說法，

慎重發言，膽大鎮靜，隨機應變，都是弘法人員

必備條件，人多了不能亂，有知識份子到場不能

畏，外道責難不能怕，再加上前面的法緣，學問

辯才，儀態這是弘法的四種美德，還有很多有關

於應付外教徒的話，現在不能再講了，等有機會

再與諸位研究，講得不對的地方還請原諒。

（講於全省佛教佈教師講習會）

本刊長篇 文佛藝叢書 藝文小 說

潮 狂

（戶訂限）！月個一價特

原價：每本十元
特價：每本六元
（元二幣港）
（元三幣港）